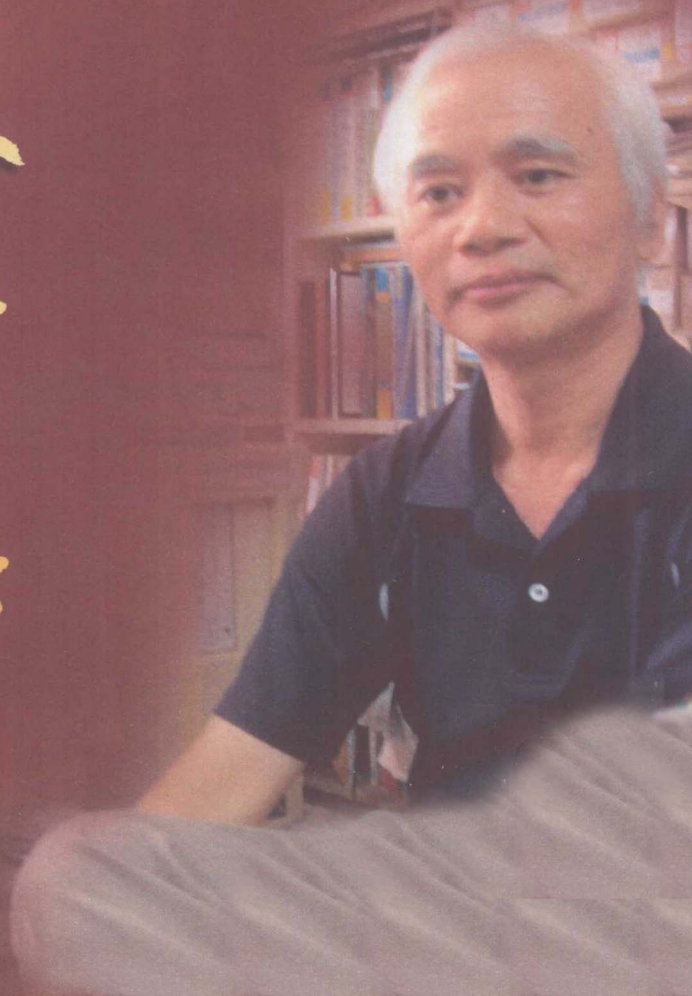


陳長慶作品集

小說卷(六)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

陳長慶作品集. 小說卷 / 陳長慶作. -- 一版.

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, 2006- [民95
-]

冊 ; 公分. -- (語言文學類 ; PG0085)

ISBN 978-986-7080-48-6(第6冊 : 平裝)

857.63

95001362



語言文學類 PG0085

【陳長慶作品集】——小說卷·六

作 者 / 陳長慶

發行人 / 宋政坤

執行編輯 / 李坤城

圖文排版 / 張慧雯

封面設計 / 郭雅雯

數位轉譯 / 徐真玉 沈裕閔

圖書銷售 / 林怡君

網路服務 / 徐國晉

出版印製 /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 巷 25 號 1 樓

電話 : 02-2657-9211 傳真 : 02-2657-9106

E-mail : service@showwe.com.tw

經銷商 /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

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、32 號 4 樓

電話 : 02-2795-3656 傳真 : 02-2795-4100

<http://www.e-redant.com>

2006 年 7 月 BOD 再刷

定價 : 290 元

• 請尊重著作權 •

Copyright©2006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.,Ltd.

一九九六～二〇〇五

陳長慶作品集

小說卷
(六)

【陳長慶作品集】

小說卷・六
（烽火兒女情）

目次

寫在前面／	5
第一章／	7
第二章／	15
第三章／	21
第四章／	29
第五章／	43
第六章／	51
第七章／	63
第八章／	73

尾 聲	第二十章	第十九章	第十八章	第十七章	第十六章	第十五章	第十四章	第十三章	第十二章	第十一章	第十章	第九章
／ 239	／ 223	／ 213	／ 201	／ 179	／ 169	／ 161	／ 151	／ 139	／ 121	／ 109	／ 93	／ 83

寫在前面

親愛的讀者們：

寫完《夏明珠》後，我的思維隨即進入《烽火兒女情》的構思裡。雖然離開爾時受教的最高學府，掐指一算已四十餘年，然而，一年初中生涯，的確讓我受益良多。因此，當我走上文學這條不歸路時，我不得不透過即將鏽蝕的筆，試著把它記錄在生命的扉頁裡。誠然它並非是我青春歲月的全部，但那份彌足珍貴的情誼，卻時刻在我心中蕩漾；在我夢中縈繞。

《烽火兒女情》由五〇年代末期延伸到六〇年代，它有浯島純樸芬芳的鄉土情景，亦有學子青春奔放的歡樂氣息，更有一個感人的愛情故事。但讀者們別忘了，它只是一篇小說。雖然部分情節取材於現實人生，而文中出現的某些人物卻是虛構的。我只是依照小說創作的原理，賦予他們生命，讓他們遊戲在人間，倘使有相若之處，純屬巧合。

在尚未揭開原文的序幕時，我依然要據實相告：冀望讀者們能以看小說的心情，讀完每一個章節，對文中的人物和故事毋須加以臆測和聯想。

第一章

歷經無情戰火的摧殘和凌遲，目睹死傷無數的鄉親和官兵；村內倒塌的屋宇，村外被蹂躪的田園，那情、那景，猶如是昨夜的一場惡夢。

隨著時光的逝去，炮聲雖然稍為和緩，兩岸也透過廣播取得單打雙不打的默契，而共軍卻經常失信於這方島嶼上的人們；想打就打、高興什麼時候打就什麼時候打，從未為同是炎黃子孫的島民，留下一絲生存的空間。因而，距離清平尚遠，島民依然生活在恐懼和不安中……

隨著戰亂疏遷到台灣的「福建省立金門中學」，在炮戰過後的第三年終於回金復校。讓失學在鄉的莘莘學子，又重燃升學的希望。在復校的那一年，計招收初一新生八班，初二學生三班，附設特師科一班，合計有學生五百餘人。校長由政委會指派姜漢卿少將兼任，師資大部分由臺灣遴聘；或許是顧忌烽火連天的戰地，一般的老師沒有蒞金任教的意願，因此它的素質參差不齊。然而，自幼生長在這方島嶼上的孩子們，又有誰會去計較這些呢？在戰火的淫威下，能重新在課堂裡受教；在隆隆的炮聲中，能接受中等教育，已經

是他們此生最大的奢望了。

陳國明頭上戴著一頂破舊的箬笠，穿著一條用中美合作的麵粉袋，縫製而成的短褲，打著赤膊，左手揮動牛繩，右手按著犁柄，來來回回地犁著剛收成過後的花生田。田裡的土質是細沙多於泥土，因而較為鬆軟，老牛簡直不費力氣，拖著犁快速地向前進，但陳國明的手卻搖搖晃晃，掌握不住重心，一行行被犁過的田土，不是歪就是斜；看在父親眼裡，非但沒有責怪他，反而相信孩子的聰穎和勤奮，假以時日必能成為一個稱職的「做犂人」。

犁田是農人必備的看家本領，從最簡單的「犁草田」到繁複的「車土豆股」、「撒蕃薯股」……等，幾乎每一種作物，在播種時都有不一樣的「犁」法。其中犁草田是初習農耕的第一步，只要能鬆動田土，不要讓休耕後的田裡雜草叢生，就算達到目的；至於是直、是歪、是斜，似乎沒有太大的關係。這也是讓孩子們學習犁田的大好機會，只要經常練習，熟能生巧，將來犁起「土豆股」、「蕃薯股」……等，絕對能駕輕就熟；也不會因自己的本事不到家，而責怪老牛走歪或走斜了！

小學畢業已二年了，雖然陳國明考上了初中，但卻遇上八二三炮戰。務農的父親、貧窮的家境，實在籌措不出那筆為數不少的學雜費和住宿費，讓他隨著金門中學疏遷、赴台升學。然而在這段輟學的日子裡，他除了協助父親農耕，早上也批了些油條燒餅，躲躲閃

閃地穿越共軍的炮火，到鄰近的村落和駐軍的營區外四處叫賣，賺點蠅頭小利，除了貼補家用，也希望有一天能重回學校繼續讀書。

機會終於來了，那是民國四十九年的春天，島嶼已日漸安定，陳國明得知金門中學準備返鄉復校，也同時要招考初中一年級的新生。於是他利用工餘，把荒廢許久的課本重新拿出來溫習，看不識字的父母親眼裡當然高興，但也有一股無名的輕愁，一旦考上了，學費要從哪裡來？家中擁有的只不過是那幾畝旱田，倘若老天不下雨，也就沒有了收成。欄裡的二隻豬，靠著廚餘和野菜來餵養，何日始能長大出售、賣個好價錢，好來支撐這個貧窮的家？一切還是未知數。

陳國明家是村公所登記有案的二級貧戶，經常地可見到他年邁的父親提著麻袋到鎮公所領取救濟品。只要接到通知，無論多忙，總是先把田裡的工作擺一邊，惟恐一下子全讓人領光似的。每次都是行色匆匆地走了好長好遠的一段路，到鎮公所排隊領取。有時領到的是牛油和奶粉，有時是幾件老舊而不合身的衣服，但他都如獲至寶地裝在麻袋裡揹回家。然而，領回來的奶粉均是一些堅如石塊的全脂奶粉，除了要先把它敲碎外，一用熱水沖泡，幾乎都凝結成一粒粒的小顆粒狀。或許黃種人和白種人的體質、胃腸不一樣，喝過這種奶粉不久，肚子就嘔哩咕嚕地叫不停，而後是「落屎」。大家只好辜負「阿篤仔」的一番心意，把美援的奶粉做為豬的飼料。而那些牛油罐頭，陳國明的母親則用來炒菜；夏

天還好，一到冬天，吃了用牛油炒的菜餚，唇上莫不凝結著一層白色的油脂。至於那些特大號的舊衣服，不適合東方人穿，但卻能重新剪裁或修改，它的質料總比中美合作的麵粉袋好吧。

那天他獨自一人從鄉下走到沙美，搭乘一輛老舊的客運班車前往金城，在「示範中心小學」參加考試。雖然跟往年的入學考試一樣，只考國語、算術、常識三科，但題目似乎較簡單靈活，多數答來均能得心應手，如果沒有什麼意外，錄取應該不會有問題。陳國明信心滿滿地想著，也偷偷地笑著。然而，他也同時看到一些來參加考試的同學，個個塊頭都比他高、年紀似乎也比他大；有些女同學甚至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小姐，如此一比，更顯出自己的瘦弱和矮小，將來一旦成為同學，勢必個個都是大哥哥和大姊姊。

考完試，陳國明並沒有蹲在家裡等放榜，早上他依然賣著油條和燒餅，過後不是摘野菜，就是隨著父親從事農耕，偶爾也下海撿拾海螺。俗話說：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；海裡的生物的確很多。然而這片海域遙對著對岸的圍頭和深滬，海岸邊的一舉一動，都逃不過共軍的望遠鏡，也多次遭受共軍炮火猛烈的襲擊。因此居民並不能離岸下海捕魚，只能在岸邊的石縫處或水潭裡撿海螺。大一點的如「珠螺」、「苦螺」、「罇水螺」，他的母親會用鐵錘，在螺嘴處敲一個缺口，而後放在甕裡用鹽醃；約莫十餘天後始能醃熟，螺肉就能順利地從硬殼裡旋轉出來，那便是一道美味可口又下飯的「螺仔鮭」。

每逢單號的黃昏，父親總是要陳國明提早回家。雖然現在打宣傳彈較多，但那「咻轟隆，咻轟隆」的聲音，依然令人心悸。萬一被它的碎片擊中，不死也會皮肉開花，遑論是彈頭彈尾。因此，每遇單號夕陽西下時刻，在山上從事農耕的村人，莫不牽著牛羊，準備回家躲炮彈。

那晚，陳國明一進家門，母親就急忙地拿著一個信封遞給他說：「阿明啊，聽排副說是金門中學招生委員會寄來的。」

陳國明趕緊拆封一看，興奮地尖叫了一聲，「阿母，我錄取了！」

母親似乎沒有他來得高興，只淡淡地笑了笑。而這淡淡的笑靨裡，何嘗不是隱藏著幾許輕愁。看家裡這副窮酸樣，在小舖賒欠的油、鹽、米錢，都必須仰賴賣豬、賣羊始能償還，那還有餘款可供他到城裡讀初中？而且初中與小學是不一樣的；小學樣樣免費，三餐都在家裡吃。讀初中卻樣樣要錢，除了書本費、學雜費、住宿費，最讓人吃不消的是每月的伙食費；因此孩子的興奮，卻是她內心說不出的苦痛。

父親剛踏入門檻，陳國明拿著錄取通知單，快速地迎了過去，依然興奮地嚷著：「阿爸，我錄取了！」

父親沒有即時的回應他，把手中的鋤頭輕輕地放在門後，而後用他粗糙的手摸摸他的頭，唇角難掩那絲慈祥又喜悅的微笑。然而，那緊鎖的眉頭卻隱藏著一絲無名的苦楚，陳

國明是否能明白？

「阿爸，您會讓我去讀嗎？」陳國明仰起頭，雙眼凝視著父親多皺的臉龐。

「會的。」父親再次地摸摸他的頭說：「阿爸會想辦法的。」

至於辦法要怎麼想，似乎與陳國明無關，而是他阿爸和阿母的事了。

今晚雖是單號，但卻出奇地平靜。「巷頭」的「桌仔」已燃起一盞微弱的「土油燈仔」，陳國明的父親坐在一張矮小的「椅頭仔」，習慣地把左腳放在椅上，啣了小小的一口五加皮酒，而後剝了一顆炒過的花生，輕輕地放在嘴裡，慢慢地咀嚼著。他想的並非是明天該先「撒蕃薯」，或「割露穗」；如何籌措到孩子的註冊費，才是他此刻唯一想到的。

於是他想到了嬸婆，一位靠著僑匯生活的孤單老人，雖然她給人有一種冷漠的感覺，講話也一向尖酸刻薄，絲毫不為人留情面；但惟有她老人家，才是他的至親，才能明瞭他的處境。他也始終相信：只要是正當用途，嬸婆會樂意幫忙的。

「嬸婆，國明他考上初中啦！」陳國明的父親笑嘻嘻地對著嬸婆說。

「這個年頭讀那麼多書有什麼用？」嬸婆冷冷地說：「教伊犁田做稿才是真的。」

「國明他有讀書求上進的願望，做父母的不忍心讓他失望。」陳國明的父親解釋著說。

「你的話說來好聽，初中是要到后浦讀的，每年要花很多錢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」嬸婆

不屑地說。

「我知道……。」

「你既然知道，我倒要問問你，你有錢嗎？」沒等他說完，嬸婆搶著說。

「我想先向您老人家借幾百塊，讓國明先去註冊……。」

「你什麼時候還我？」嬸婆打斷他的話，「這點錢是我的棺材本，你是知道的。」

「欄裡的豬再過一年半載就能賣了；一旦賣了豬，我一定會先還您。」

「等你賣豬，我不知道還在不在人間！」嬸婆說後，轉身走進房裡。

陳國明的父親不敢再說些什麼，癡癡地站在一旁等候，他已看出嬸婆會幫他解決這道難題的。久久，嬸婆出來了，右手緊緊地拿著一個小包包，打開二個結，取出用手帕包著的一疊紙鈔，食指沾著口水，一張張的數著。

「這五百元是借給國明的學費，你可不能拿去喝燒酒，」嬸婆面無表情地遞給他，「賣了豬不要忘了先還我。」而後低聲地丟下一句：「欠恁這家口的債！」

有了這五百元，陳國明的註冊費總算有了著落；如果再加上他販賣燒餅和油條所賺的錢，相差已不遠，到后浦讀初中的希望已不再渺茫。而就在他內心充滿著興奮的同時，借住在家裡「樺頭仔」的駐軍補給官，得知他考上了初中，除了給他五十元錢做為獎勵金外，也因為買了新手錶，而把一只從大陸老家帶出來的老錶送給他。陳國明除了身懷一份

感激的心外，更有一份難以言喻的喜悅。補給官把錶帶剪短，親自幫他戴在黝黑瘦小的左腕上，只有諄諄的教誨，沒有教條式的訓示；珍惜時光，好好唸書，或許才是他送錶的原意和期許吧。

第二章

依規定剃了光頭，穿上黃卡其制服，陳國明提著一床舊棉被，以及簡單的行李，住進靠近教室的第四號防空洞。島嶼雖不大，然交通卻十分不便，除了后浦以及鄰近村落的同學能通學外，其他鄉鎮的學生均受限於交通工具的不便，必須住校；因而造成原有的宿舍不敷使用，連防空洞也派上了用場。

小小的防空洞，裡面擺著四張雙層床，供給八位同學住宿。洞裡陰暗潮濕蚊蟲多，一盞微弱的燈光，伴著八位來自不同鄉鎮的學子在這裡求知識。然而他們沒有半句怨言，亦未曾怪罪學校的不公；雖然沒有大寢室寬敞，但它卻清靜，沒有人多時的吵鬧和喧嘩；遇到單號炮擊，更可高枕無憂，不必三更半夜起來躲炮彈，這何嘗不是有失亦有得。

初一共有八班，分別以：忠、孝、仁、愛、信、義、和、平來區分。孝班是男女合班，平班是女生班，其他班級均為男生。陳國明被分配在男生的最後一班，級任導師是外文系畢業的香港僑生吳老師。吳老師常年理著小平頭，金色的眼鏡緊扣在他那俊俏而不苟言笑的臉上；衣著整齊體面，頗有幾分書生氣質。然而，不知從什麼時候起，班上的同學